



## 绿满山川奔小康

本报记者 朱金宜

从缺林少绿到绿满荒山，从风沙肆虐到天朗气清，从水土流失到青山复现……20世纪70年代至今，中国森林覆盖率由12.7%提升至23.04%，人工林面积稳居全球第一。NASA的卫星图像也印证了苍翠神州的“渐染”过程：在过去20年里，植被面积仅占全球6.6%的中国，贡献了全球25%的净增长植被面积。中国人民用汗水和智慧，绘就了绿意盎然的美丽中国。

### 全民植树 共添新绿

山西左云，一排排樟子松枝繁叶茂，在黄土地上泛起阵阵绿涛。18年来，“绿化将军”张连印将这片昔日的“风沙窝子”视作战场，带领张家场村村民绿化荒山1.8万余亩，植树200多万棵，在荒滩上建起300多亩的苗木繁育基地。

河北承德，三代塞罕坝林场人扼守在浑善达克沙地南缘，为

首都阻沙源，为京津涵水源，建设起百万余亩的人工林海，铸就了“牢记使命、艰苦创业、绿色发展”的塞罕坝精神。

大道不孤，爱绿植绿早已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。自1979年设立植树节起，中国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让绿色的希望不断蔓延。截至目前，全国适龄公民累计175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，累计植树781亿株（含折算）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生态文明建设纳入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，国土绿化持续推进，全民义务植树的形式进一步创新，已拓展为造林绿化、抚育管护、捐资捐物、志愿服务等八大类50多种，“云端植树”“扫码认种”成为新的植树风尚。

### 科学治理 守绿护绿

在伶仃洋深处的担杆岛，护林员刘清伟每日巡山近30公里，守护岛上的罗汉松、黄杨等珍贵植

物。32年来，刘清伟管理植物438种，协助抓获毁林不法分子160人，追回珍贵植物2000多棵，为担杆岛生态恢复、植被保护工作做出巨大贡献。如今，担杆岛森林覆盖率从不足50%增长到96%。

绿色来之不易，护林职责更需人担。“林长制”是中国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探索出的有效机制。自《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》印发以来，31个省份全面推行林长制，由党委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双总林长，齐抓共管，压实责任。

重庆、新疆、海南等12个省份全面建立各级林长体系；安徽、江西、山东等17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发布林长会议、工作督查等具体制度；福建三明、龙岩等地探索建立“林长+警长”“林长+法院院长”“林长+检察长”等工作机制，促进部门协作，形成生态治理合力……做深做实林长制，为绿水青山的永续发展更添一分保障。



### 产业助力 绿富双赢

随着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的深入推进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绿色发展理念愈加深入人心，绿色产业蓬勃发展。人们逐渐认识到，绿树成荫往往也意味着“林海生金”。

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，人们依托于乌兰且达盖沙漠沙表层土质含量多、当地气候干燥、昼夜温差大的区位优势，种植2万多亩蛋白桑林，不仅实现水土保持、防风固沙的生态功能，还发展起桑叶、桑葚等农产品的生产加工产业，年产值可达上千万，有力带动当地农牧民就业。

在黑龙江省泰来县，数十年的造林治沙带来的生态红利逐渐显露。畜牧养殖、健康食品、绿色能源等产业不断壮大，集葡萄种植、红酒酿造、温泉康养于一体的旅游项目投入运营。沙窝子不见了，钱袋子也鼓起来了。

2019年，泰来县正式完成脱贫摘帽，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。

妆山河成锦绣，绘国土为丹青。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。一个个“绿色奇迹”正鼓舞人们把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，向生态良好、生活富裕的美好未来持续进发。

**题图：**位于大兴安岭西麓的莫尔图林场，地处林草结合部，森林、草原、湿地等自然景观丰富，景色宜人。

新华社记者 连振摄  
**图①：**树林环绕的陕西省榆林市镇北台。

新华社记者 陶明摄  
**图②：**在福建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大群鹭鸟在红树林上栖息翻飞。

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 
**图③：**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白鹤湖国家森林公园，青山绿水与山区公路相映成趣，构成一幅美不胜收的生态画卷。

邓和平摄（人民图片）

“在伐木者看来，一棵古树是一堆木材的存储；在科学家看来，一棵古树是一个气象数据库；在旅游者看来，一棵古树是一幅风景的画；而在在我看来，一棵古树就是一部历史教科书。”作家梁衡在《树梢上的中国》一书中的开篇之语，探讨了人与树的关系，给人以启迪。

放眼历史，人与树的关系一直处于变化之中。最初，人类在森林中生活，森林是人类的家；渐渐地，人们走出森林，但树木仍然给人提供必需的物质资源；后来，无尽的索取，过度的砍伐，让森林日渐减少，生态系统遭到破坏，这一切警示人类反思发展之路。人们开始植树造林，保护生态，越来越懂得要注重人与树的共生，绿色发展。

纵观这变化其中可以发现，人与树的关系有三个层面：一是物质层面，二是生态层面，三是文化层面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人与树的关系，那这句话可能比较贴切：树，供养着人类，提供着美感，记录着历史。

树木是人类的怀抱，从古到今皆是，树之不存，人将无地可处。

沙漠常常被人形容为“死亡之海”，正是因为其中没有了树，而一旦没有了树，一方土地的生机就会荡然无存；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走进大兴安岭，踏入贵州山区，正是因为树木给游客带来身心的愉悦。如果要用一种颜色来代表生机，那绿色一定当之无愧，而这绿色正是来源于树木身上。

树木给人类提供的精神和文化价值也越来越重要。

人类从森林中走来，基因里始终保留着树木的印记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喜欢走进大自然，与树木为伴，听鸟儿歌唱，甚至我们看到描写树木的文字就会兴奋，就像《树梢上的中国》，听到关于树木的旋律也会沉醉，就像约翰·施特劳斯的《维也纳森林的故事》。

中华文化源远流长，树文化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我们耳熟能详的唐诗宋词，有许多正是受人与树的关系启发而写就，就像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”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里写的那样，树木是中华文化的一张不可缺少的名片。

我们看树，既要自然的角度看，也要从文化的角度看。每一棵树，都承载着一段或短或长的历史，是活着的时间坐标，是能与人对话的生命符号。

所以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研究树木就是研究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保护树木不仅是留住人类的文化记忆，更是在保护人类未来的发展潜力。

新征程·新步伐

## 原始森林：大兴安岭的生态屏障

刘金祥

大兴安岭山峦起伏、林海荡漾，覆盖群山的原始森林，犹如一部铺陈在中国版图上的绿色天书。堆青砌翠，荫翳交叠，走进并阅读这部绿色天书，让人禁不住心旌摇曳。

站在高高的大兴安岭上，最内敛的人也不会吝惜赞美的言辞。山峦的浑厚和林海的恢弘在这里欣然相遇，拥有了“中国最珍贵的绿色宝库”的美誉，大兴安岭散发着不可抗拒的原生态之美，作家老舍以“高岭苍茫低岭翠，幼林明媚母林幽”的诗句，描摹和咏赞这片中国最辽阔的原始森林。

生长在大兴安岭上的松树，树龄最小的也有140多岁了，森林里的树木俨然一群精神矍铄的耄耋长者。无论是残雪消融的初春，还是雾霭缭绕的盛夏，它们用黑色的耳朵和碧色的眼睛，倾听和打量外部世界的精彩和瑰丽；它们撑着玲珑剔透的花伞，在与松鸡、松鼠、驯鹿、猓狗等森林动物捉迷藏玩游戏，置身于幽禽唱和、物我同一的境地，人们会生发“偶然临仙境，

不信在人间”的感觉。

大兴安岭是中国北部山脉中的一块净土，而密布其间的原始森林，堪称中国最美的洗肺“天堂”，挺拔秀朗的阔叶林，坚韧雄壮的针叶林，于天高林阔之间，站成了永恒的历史，站成了时代的奇观。“几十万年今逝矣，松桦依旧撼烟云”，这是历史学家翦伯赞对大兴安岭的赞美。落叶松的阔大端庄，白桦树的笔挺秀美，水曲柳的婀娜多姿，这些都是漫长岁月的沉积，是众多年轮的叠加，是历史老人走过的漫漫旅程，是浩浩朔风和莽莽林海留下的回音。

大兴安岭孕育了森林的繁茂浩瀚，滋养了花草的妩媚芬芳，濡染了溪水的晶莹剔透，正如书画家谢稚柳在诗中所描绘：“蜂黄蝶粉枝斜，细绿团红满地遮。休道余霞散绮，天孙未知草草花。”大兴安岭的每一道山每一片林，都是一帧构图精巧、布局整饬、着色适宜的山水画。整个原始森林没有丝毫人工雕饰的痕迹，空虚相照、藏露相生、剪翠裁绿，原始森林时时处

处显露出巧夺天工。

巍峨阔远的大兴安岭，绿色是原始森林的主色调，阳光被原始森林筛绿了，鸟语被原始森林泡绿了，空气被原始森林染绿了，灌木乔木堆叠叠翠，树上树下泛起了绿色涟漪，静止的绿、飘流的绿、涌动的绿，互交错互相依偎，氤氲着树脂的盎然绿意，荡漾着花卉的浓郁芳香，即使是那些世界顶级风景画家，也会沉浸在密林绿氧中，听阵阵松涛，赏啾啾鸟鸣。即便是身处闹市的普通游人，也会被浓绿迷蒙的白日里，处处洋溢着平静、清幽、温馨、单纯、柔美，繁衍着原始森林的和谐与平衡。

大兴安岭属寒温带，冬季漫长寒冷，夏季温暖短促，年均83天的无霜期是极为短暂的，但因短

暂而显得珍贵。树叶，在飘零前猛抽；荒草，在枯萎前疯长；花朵，在凋谢前怒放。浓缩的春夏秋三季，是原始森林中最华彩的乐章。阳光倾泻下来的每一个金色光斑，都是一支五彩缤纷的万花筒。森林里有多少根松针，猎人狗皮靴走出的脚窝里，就会长出多少个毛茸茸的故事。

原始森林那些虬枝盘曲的树种，那些径自生长的植被，都以各自方式有节律地荣枯兴衰。“乾坤有精物，至宝无文章。”乌拉草、油包草、三棱草的草根，经年累月淤积成一丛丛塔头，密布在森林附近的沼泽地上，似乎是飘拂在森林老人胸前的胡须；而塔头下潺潺的流泉，是岁月久远的记忆。原始森林的每片叶、每根草、每瓣花，都是人类最好的启蒙老师。

漫步在翠峰碧障的原始森林里，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阵阵涛声氤氲的绚丽色彩，正是人类对生命的执念和坚守，层层山岚里律动的神奇幻境，正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期许。

